
慈濟口述歷史實務交流 座談會紀實

記錄：林東璟

時間：2017年4月16日，10:00-13:30

地點：花蓮縣新城鄉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
(靜思精舍)

慈濟口述歷史簡介

2017年4月16日，臺灣口述歷史學會陳儀深理事長，偕同詹素娟常務理事、陳進金常務理事、郭双富理事、何鳳嬌理事、沈懷玉常務監事、楊永裕監事，以及兩名會務人員，前往花蓮縣新城鄉靜思精舍，與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何日生主任、賴瑞伶高級專員，以及慈濟會務人員展開口述歷史座談會。

座談會一開始，由何日生主任介紹慈濟基金會文史資料組成員，接著由賴瑞伶高專簡介慈濟從事口述歷史的緣起、經歷與成果。慈濟從1989年開始，即有志工團隊負責撰寫慈濟的歷史故事，但呈現方式比較偏向報導體。大愛電視台成立後，也有影視志工進行影音的歷史保存工作。

慈濟從事口述歷史的主力亦是各地的志工，除了台灣，約旦等世界各國都有志工協助從事歷史紀錄，名為「真善美人文志工」，除了口述歷史工作，他們平常肩負其他志工工作，譬如醫療志工等，以專業背景從事賑災口述歷史工作，對於訪談內容可能較為深入，但是歷史觀念與訪談技巧，恐怕較為參差不齊，需要進行有效的教育訓練。

慈濟最早從事的口述歷史是四川汶川大地震（2008），受訪者是參與賑災的志工，事前擬定計畫、篩選採訪對象、擬定題綱後開始訪談。2013年，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，賑災之後，慈濟集合四百多位志工接受八小時的口述歷史訓練，訪問三百多位參與救災的志工，雖然累積了許多錄音檔和稿件，但沒有出版，因為整稿有其難度。但這次訪談經驗卻另有收穫，因為，透過鉅細靡遺的口述訪問，讓救災志工覺得自己被完全傾聽，跟大愛電視臺或《慈濟月刊》的訪問方式不一樣。

除了賑災等主題式的口述歷史，慈濟基金會常態訪談對象以該會資深志工、委員、出家師父為主，主題為：與證嚴法師的互動、早年慈濟志業發展、加入慈濟後的轉變、慈濟社區會所溯源、對靜思語的體悟、國際賑災經驗…等。這些訪談內容偏向機構內部本身，暫無公開的計畫，但基於「歷史是分享」的理念，2016年嘗試投稿〈林勝勝女士訪問紀錄〉給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《記錄聲音的歷史》第七期，不只為慈濟寫歷史，也為時代作見證。

口述歷史實務交流

(一) 主觀與客觀

賴瑞伶高專表示，訪問資深志工時，最困難的是有些受訪者大量引用證嚴法師的話來代替自己的概念，脫口而出的都是靜思語，可是慈濟口述歷史工作希望挖得更深，希望受訪者從己身的經驗和內心的邏輯中說出自己的用字遣詞，以致於訪談非常冗長，整稿過程很辛苦，耗費相當大的心力重新調整。

對此，陳進金理事表示，志工對於上人的尊敬可以理解，不過，訪談最好還是回到口述歷史本身，減少引用上人的話語會顯得更真實，可以用小故事來彰顯上人的事蹟。主訪人在訪談過程中必須保持警覺心，引導受訪人談話的方向，才能為歷史留下真實的口述資料。

陳儀深理事長則認為，若有此類訪談內容，不妨以「後記」或「附錄」的方式，抒發自己的評論或感想，至於口述歷史稿件本身，儘量還是保持一個針對真實經驗的敘述狀態，如果把主觀感想和客觀事實混在一起，就不是一篇好的紀錄。至於作品呈現的格式，可參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、臺灣史研究所相關口述歷史出版品，那是最標準的。

何日生主任指出，宗教歷史跟學術歷史有所不同，學術歷史偏向「社會真實」，好的、壞的素材都要保留，而宗教歷史以強化信仰為主，就像《聖經》一樣，所要採集的素材是「心靈真實」，對信徒而言，心靈真實比社會真實更重要。身為宗教機構的口述歷史工作者，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，是一個還在摸索中的課題。慈濟發展至今已經五十年，對歷史的詮釋更趨嚴謹，

人文志業發展處願意創造一個內部多元的空間，希望外部的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的老師們能幫忙指導訪談、協助看稿、改稿，長期交流合作，乃至引薦口述歷史人才至慈濟服務。

(二) 交互印證

隨著時間的演進，受訪者在不同時間點接受訪問，談同一件事，內容有可能前後不一致；此外，某件事情明明不是這位受訪者做的，他或她卻堅持那是自己的貢獻，不自覺地把某些事情納入回憶之中，以為是自己做的，每個人的記憶都有可能被遺忘或錯置。何日生主任表示，曾經有機構內部人員看到訪談作品後質疑：「你們的訪談內容不是真的，這樣的內容有價值嗎？」

對此，沈懷玉常務監事回應，口述歷史的特質是：不會有兩篇一模一樣的內容。針對同一個主題、同一個歷史事件，不同的受訪者基於自身回憶所講出來的內容，有可能是不一樣的；即便是同一位受訪者，遇到不同的人來訪問，也有可能講出不同的內容。因此，遇到這種情況，不妨訪問受訪者周邊的相關人物，相互印證內容；主訪者必須善盡查證的責任，以保護受訪者。或者，邀請同一個主題的多位受訪者，以座談會的形式進行口述也可以。

陳儀深理事長認為，座談會的好處是可以互相補充內容，缺點是有的人不敢講話，面對其他強勢的與會者，他可能不太願意發言，不願意堅持自己的記憶，把事實的詮釋權讓給座談會上講話比較大聲的人。因此，如果某個個人的生命史很豐富，以個人訪談的方式進行會比較好。

陳進金常務理事則說，在座談會上也有可能遇到受訪者吵架

的情況，認為別人講的是錯的，自己講的才是對的。至於在查證方面，如果受訪者堅持不願意修改主訪者查證過的內容，則應該以註腳說明：「有關某某事件，根據誰誰誰的說法，……。」讓稿件內容更完備。

(三) 素材的邊界

何日生主任詢問，假設一個訪談的目的是個人的生命史，受訪者會談到自己曾經參與的事件，但那個事件還有許多其他人的參與，而將來可能會出版針對該事件的專書，機構可以從個人訪談稿中，抽出部分段落，放在專書裡面嗎？此外，進行訪談時，應該是同一組主訪者和記錄去進行即可，不用切割成兩組人馬去訪問同一個人吧？賴瑞伶高專補充說明，譬如訪問參與海燕風災賑災的志工，他或她之所以會參與，是因為之前已經參與多次救災經驗，豐功偉業甚多，如果之前的賑災經驗也要問，那麼訪談時間會進行很久。

關於這點，與會者皆認為，由同一組人去訪談即可，而且事件前後的個人生命史都要談；至於個人生命史中的某個事件（譬如海燕賑災），可集結其他人的訪談，放在同一個主題的書籍裡。陳儀深理事長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說明，他曾經進行《海外臺獨運動相關人士相關人物口述史》，有中研院近史所的前輩認為，這本書的內容似乎不只是海外臺獨運動，還講到每個個人的生命史，範圍太大了。但陳理事長認為，受訪者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，總是在生命中的某個段落，接觸了某些人事物，觸發受訪者臺獨意識萌芽，因此，主訪者要保持覺知，把範圍放大、保留脈絡，不要輕言切割。

對此，何日生主任分享上人的指示，許多老一輩的智慧已漸流失，訪問環保志工時，應該採集受訪者古早的生活智慧、沒有冰箱的年代如何保存食物…等，不要只問「環保」，不要因為「這不是這次的訪問主題」就跳過不談。

(四) 專業與通俗

一部好的口述歷史作品，除了事前工作要做足，慎選訪談對象，再加上主訪者現場的訪談技巧外，陳儀深理事長指出，整稿者的功力也很重要，整稿者的文筆要好，要懂得分段落、下標題，賦予作品可讀性。

面對不同的訪問條件，主訪者要適當運用技巧，有效率地進行訪談。陳儀深理事長分享了自己在日本訪問宗像隆幸的經驗，他帶一位懂日文的翻譯者前往日本，現場同步口譯，錄音筆開著，同時把受訪者的日語、翻譯者和主訪者的中文錄下來，訪談結束，翻譯同步完成，不用返國後另請翻譯，節省很多時間。

訪談成功與否，「運氣」也扮演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如果主訪者遇到不好訪問的對象，「看你有多厲害？」舉例來說，前總統陳水扁的口述訪談比較好做，因為受訪者的生命階段性很明顯，從學生時代、律師、臺北市議員、立法委員、臺北市長、總統…一路走來，十次訪談就有十個階段，可以撰寫成十個章節。至於某位臺獨前輩教授就很難訪問，因為他的人生經歷沒有那麼明顯的段落性，再加上他的政治經歷以失敗居多，訪談氣氛不像陳水扁那樣虎虎生風；而且，前輩教授在政壇上跟臺獨組織有許多恩恩怨怨，訪談進行間，受訪者總會猶豫要不要批評別人？就算講了，受訪者卻說：「這個不要登」，很難處理。

沈懷玉常務監事進一步指出，就專業性口述歷史出版品而言，譬如《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》，在專業人士來看，口述內容顯得不夠專業、不夠水準；可是，如果通篇都是專業術語，對一般讀者而言，卻又太高深。由此可知，專業主題式的口述歷史困難度滿大的，雜音也很多。要讓專業人士覺得專業，又讓一般讀者看得懂，的確需要一番技巧。

（五）出版品的價值

何日生主任表示，人文志業發展處參考古人「經、史、子、集」的分類方式規劃出版書系，其中「子」的部分以個人為主，口述歷史作品也屬於這個分類。但，如果為一個個人出版一本專書，現代人已經不太有閱讀習慣，出版這麼厚重的書，價值在哪裡？這是該處正在思考的問題。

對此，沈懷玉常務監事回應：口述歷史作品，對有需要的人而言就是黃金，對於沒需要的人而言就是垃圾。陳進金常務理事則認為，口述訪談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整理好的作品應該出版，否則之前付出的心血就太可惜了。

何日生主任指出，有別於帝王史，口述訪談保留的是個人的歷史，至於後人要怎麼摘錄、運用，那是後人的事。口述歷史是一個可供參閱、很有生命力的素材。

（六）數位時代

資訊科技的進步，對口述歷史採集工具也產生影響。早年要用錄音機記錄、手寫謄稿，現代人則有錄音筆和電腦；以往口述歷史採集的素材以聲音、靜態照片為主，現在越來越多人從事動

態影像的錄影工作，素材越來越多元寬廣。陳儀深理事長指出，《史記》作者司馬遷當年也是四處訪問人、做田野調查，只是沒有錄音筆這種工具，只能在竹簡書寫，比現代人辛苦多了。

有關數位工具的應用，慈濟會務人員詢問，現代的訪問工具除了錄音、拍照，還有錄影，影像檔案非常大，佔掉硬碟空間；有關口述歷史的影像檔案，是要留存原始的拍攝帶（很佔空間）？還是剪輯過後的檔案（歷史流失）？

陳儀深理事長認為，數位化之後的檔案比較不佔實體空間，應該要把原始素材保留下來。陳進金常務理事舉例，一個人可能經歷五種事件，如果這次的訪談主題是其中一個事件，訪問者只保留那個事件，把其他事件都刪除，過了十年以後，受訪者可能已經不在世上，但是有其他研究者想要調閱參考資料，卻發現相關影像都被剪掉刪除，當事人可能會心生怨恨，畢竟，當年只有你們訪問過他，這些寶貴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只有你們有而已。

何日生主任聽了有感而發，他說：多年前，有個初來乍到的年輕人接受訪問，當年他的資歷不是很顯赫，因此訪問者只保留需要的剪輯片段，把其他段落都刪除。過了二十年，這個年輕人變成大師，擔任慈濟重要的職務，想要找出當年受訪的資料卻已經被刪除，甚為可惜！



何日生主任致詞歡迎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到訪



何日生主任(右)致贈《行願半世紀》一書給陳儀深理事長



慈濟口述歷史座談會，與會人員合影（攝影：林厚成）